

嫩江流域三种新石器文化的辨析

赵宾福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对嫩江流域经过正式发掘或清理的昂昂溪、二克浅、靶山、傲包山、小拉哈、胜利三队一号、黄家围子等七处遗址和墓地的出土材料逐一进行了分析, 将出自这些遗址中有明确层位关系或共存关系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区分为三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昂昂溪文化”、“靶山类型”、“小拉哈甲组遗存”, 就这三个属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遗存的年代分别进行了讨论, 在文化内涵和编年序列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对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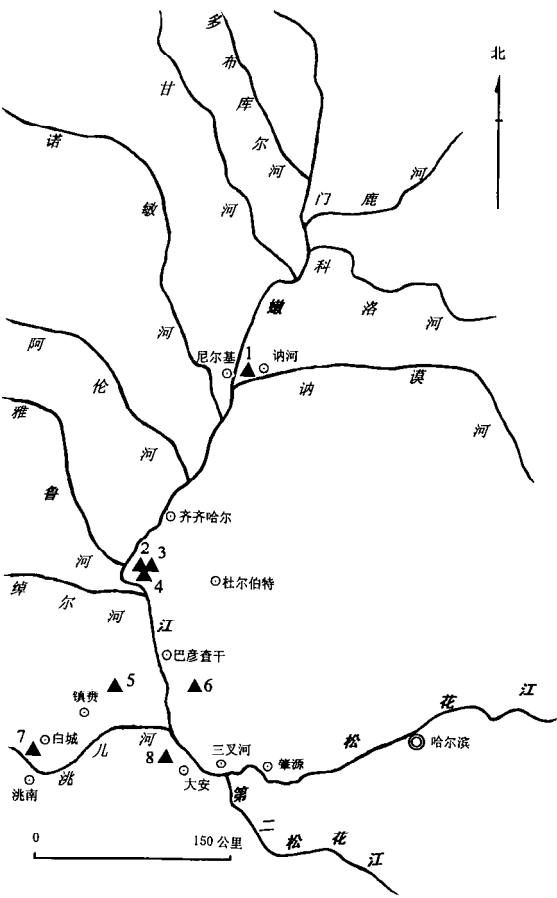
关键词: 东北地区; 嫩江流域; 新石器时代; 三种文化

中图分类号: K878.8 **文献标识码:** A

嫩江属黑龙江水系, 发源于大、小兴安岭之间的伊勒呼里山南麓。北部源头为南瓮河, 南流至三岔河附近注入松花江。右岸有 7 条支流, 均发源于大兴安岭东麓, 由北向南依次为多布库尔河、甘河、诺敏河、阿伦河、雅鲁河、绰尔河和洮儿河, 流经的区域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吉林两省。左岸有 3 条支流, 均发源于小兴安岭西麓, 自北至南分别是门鹿河、科洛河和讷谟尔河, 流经的区域全部在黑龙江省境内 (图一)。

嫩江全长 1089 公里, 总流域面积为 283000 平方公里。根据主河道所在的行政区域, 从北向南可区分为三段: 源头至尼尔基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县) 一段, 是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之间的界河, 可视为北段。尼尔基至巴彦查干一段全部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境内, 可视为中段。巴彦查干至三岔河一段为黑、吉两省之间的界河, 可视为南段。北段流经的主要是丘陵山地, 可视为上游地区, 中段和南段流经的区域属松嫩平原的西部边缘, 地势低洼, 沼泽沙丘密布, 可视为中下游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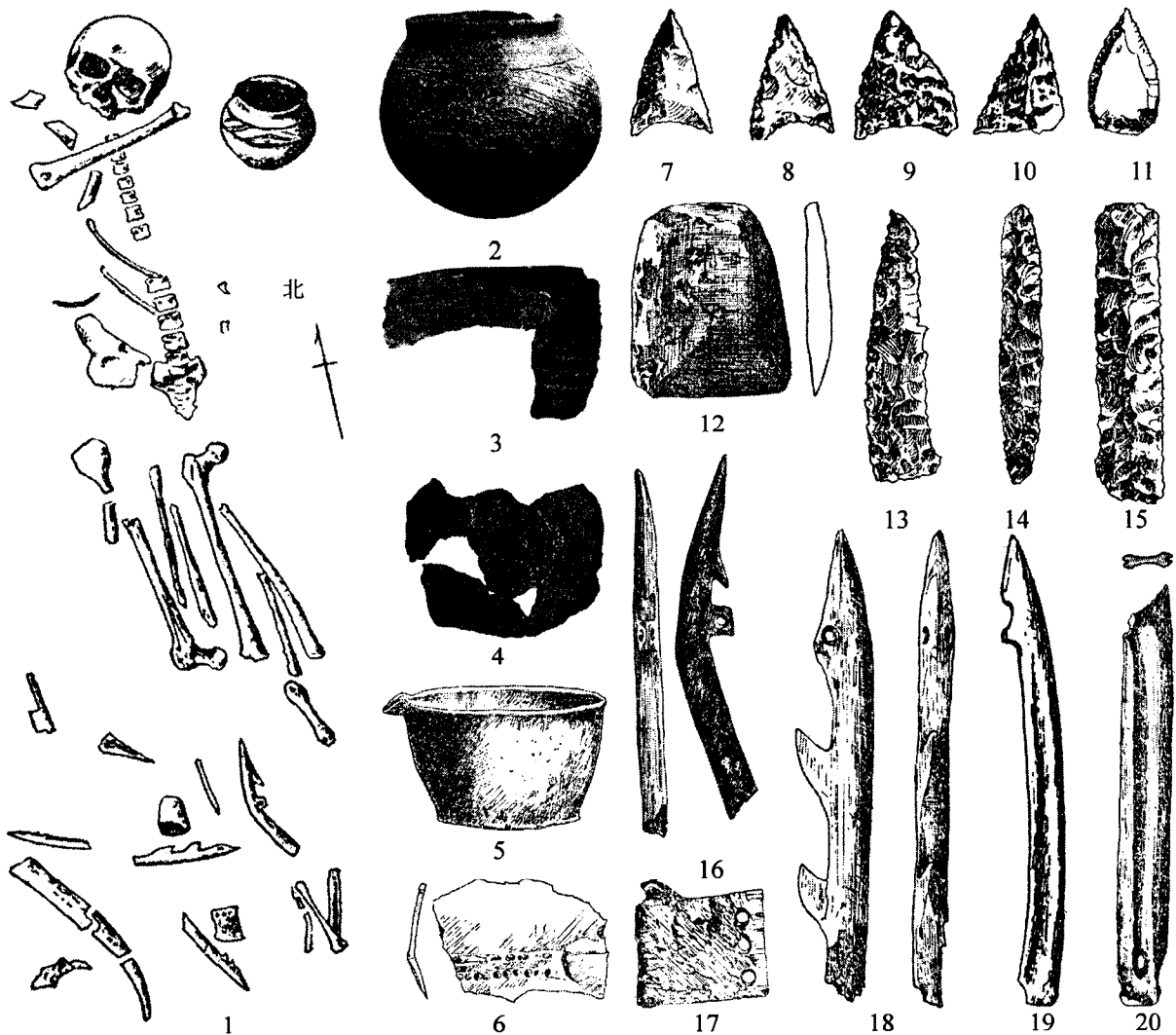
如果从 1930 年梁思永先生调查和发掘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附近的昂昂溪遗址算起^[1], 嫩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 考古工作者以昂昂溪遗址的发现为契机, 对嫩江流域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但是, 主要工作都集中在嫩江左岸的中下游地区, 而右岸和上游地区的田野工作基本上属于空白。



图一 嫩江流域地理范围及主要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1、二克浅墓地 2、胜利三队一号遗址 3、昂昂溪遗址 4、滕家岗子遗址 5、黄家围子遗址 6、小拉哈遗址 7、靶山墓地 8、傲包山遗址

就考古调查工作而言，黑龙江省境内规模较大的共有四次。一次是 1957 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对嫩江下游左岸肇源嘛嘎吐至泰来五家子之间进行的调查，在肇源、杜尔伯特、泰来三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8 处^[2]。之后是 1960 年黑龙江省文化局对泰来县江桥屯以北至门鹿河以南的嫩江中上游左岸地区分两个阶段进行了调查，在泰来、齐齐哈尔、富裕、讷河四县市共找到“含细石器的地点”87 处^[3]。此外，1963—1964 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对昂昂溪地区以往发现的 26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一次复查^[4]。1982—1983 年大庆市文物管理站对其管辖地区进行过一次普查，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23 处^[5]；吉林省境内的调查工作共有三次。一次是 1960 年吉林省博物馆对全省进行



图二 昂昂溪五福 M1（梁思永发掘）及 M1、M2 两座墓葬出土的随葬品

1. M1 平面 2—6. 陶器 3—15. 石器 16—20. 骨器 (2、3、12、13—15 出自 M1，余为 M2)

文物普查时，在嫩江右岸的镇赉境内调查发现 4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6]。另一次是 1962 年吉林大学历史系对白城地区扶余、大赉、前郭、镇赉四县进行了调查，发现“细石器文化”遗址 4 处^[7]。还有一次是吉林省文物工作队于 1982 年调查了嫩江支流洮儿河下游的右岸地区，在大安县境内复查遗址两处，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22 处^[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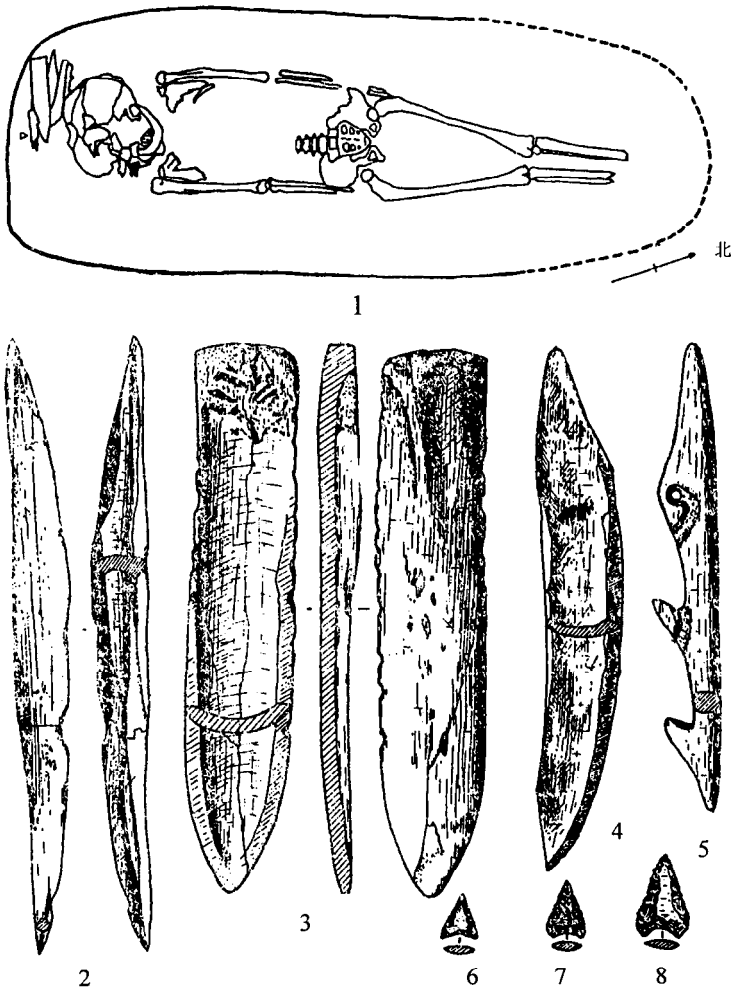
据以上考古调查材料统计，嫩江流域目前已发现“新石器时代地点”150 余处，采集各类标本

达数千件之多。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地点及标本绝大多数尚不能作为我们认识和了解嫩江流域新石器文化基本面貌以及开展相关问题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原因是：第一，绝大多数地点至今尚未发掘，文化内涵和年代范畴难以最后确定，特别是有些地点经发掘后被证明是青铜时代或更晚阶段的遗址。第二，调查期间采集的标本普遍缺乏明确的共生关系，特别是大量的“细石器”标本延续时间很长，有些到了青铜时代甚至更晚阶段还很流行，所以时代说不清楚，文化归属难以确定。

出于这两个方面考虑，本文以下对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有关问题所作的研究，暂以经过正式发掘和清理的几处遗址和墓地材料为主。

二

嫩江流域经过正式发掘和清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地共有八处。除滕家岗子遗址的材料没有发表以外^[9]，其它七个地点共发现墓葬 11 座，灰坑 6 个。这 17 个单位，材料都很清楚，遗物共生关系准确，出土各类标本比较丰富，应该是现阶段认识和研究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相关问题可以依据的基础材料。



图三 二克浅墓地 1985 年 M6 平面图及随葬品

1. M6 平面图 2. 骨锥 (M6: 9) 3、4. 骨匕形器 (M6: 4、5) 5. 骨鱼鳞 (M6: 8) 6—8. 石镞 (M6: 3、2、1)

1、昂昂溪遗址：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西南约 25 公里处。1930 年中东铁路俄籍雇员路卡徐金 (Lukashkin) 打猎时发现，同年 9 月梁思永先生进行了调查和发掘^[10]。这次工作主要是围绕五福附近的四座沙丘 (编号 I、II、III、IV) 进行的，其中 II、IV 号沙丘没有见到任何遗物，调查时采集的标本均出自 I、III 号沙丘。由于地面采集品的实际年代和归属很难确定，所以我们着重分析在 III 号沙丘发掘出土的两座墓葬材料。

第一座墓葬是梁思永先生发掘的 (以下称 M1)，保存基本完好。该墓墓穴不清，骨架头向北，躯向上，椎骨整齐，其它骨骼排列错乱 (图二，1)。随葬器物共计 27 件，绝大多数放置在腿部，只有陶罐置于头部。其中骨器 13 件，石器 12 件，陶器 2 件。据该墓出土的器物组合分析，陶器、石器、骨器俱全，但石、骨器数量多，陶器数量少。其中最具特色的器物是圆底陶罐、带流陶钵、单排倒刺穿孔鱼镖、骨枪头和骨刀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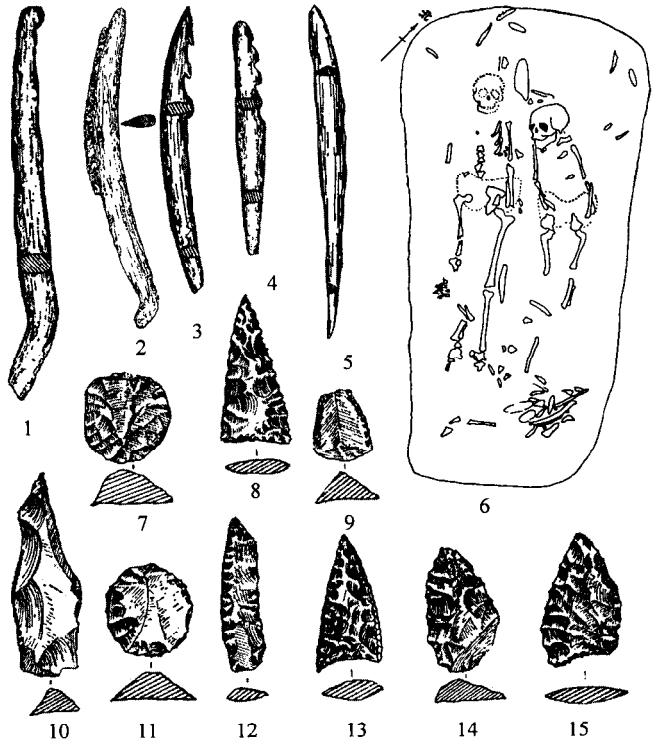
第二座墓葬同样出自 III 号沙

丘，位于 M1 的南面，实际上是路卡徐金发现的一个残骨堆（以下称 M2）。据梁思永先生推测，它应该是一座墓葬的残余。在这个“残骨堆”里，路卡徐金找到的石器很多（22 件），骨器很少，陶器同样也有一个圆底罐和一个带流盆。从该墓同样使用石器、骨器和陶器随葬，特别是陶器的种类和特点与 M1 完全相同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它的文化性质和年代应该与 M1 是一样的。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以往常把昂昂溪遗址调查和发掘的遗存统称为“昂昂溪文化”，其实就昂昂溪遗址本身而言，这一文化的基本内涵应该严格限定为以梁思永和路卡徐金在五福Ⅲ号沙丘发现的 M1 和 M2 为代表的遗存（图二，2—20）。

2、二克浅墓地：位于黑龙江省讷河县境内。1985 年黑龙江省博物馆主持发掘，共发现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 26 座^[11]。但其中有一座墓葬，发掘者认为“其相对年代可能较早”。但究竟可以早到什么时候，并未作具体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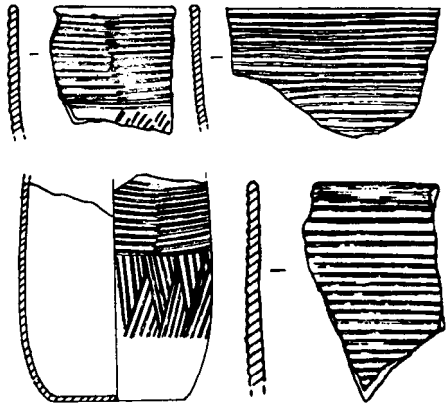
该墓编号为 M6，从发表的材料来看，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葬具。墓主为成年个体，仰身直肢一次葬，头向 200 度（图三，1）。随葬品共有 10 件，均放置在墓主人的头顶部。其中 7 件为骨器，3 件为石器。骨器中除骨锥和匕形器（图三，2—4）以外，最具特色的 M6：8 单排倒刺穿孔鱼镖（图三，5），形制与昂昂溪 M1 所见同类器完全相同。石器中的 M6：1、2、3 三角形凹底石镞（图三，6—8），与昂昂溪 M2 所见同类石镞相比，基本无大差别。



图四 靶山墓地 M4 墓葬形制及出土随葬品
1—5. 骨器 6. M4 形制 7—15. 石器

根据骨鱼镖和石镞形制方面的共性，我们认为二克浅墓地 M6 这座土坑墓应该与昂昂溪五福出土的两座墓葬相同，年代和性质属昂昂溪文化的范畴。

3、靶山墓地：位于吉林省白城市西郊。1984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总揭露面积为 554 平方米，共发现墓葬五座，出土随葬品 260 余件^[12]。这五座墓葬编号分别为 M1—5，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仰身直肢葬，无葬具，墓向基本向西。随葬品的种类主要为石器、骨器和蚌器三种，不见陶器。其中 M1 和 M4（图四，6）为合葬墓，随葬品数量较多。M2、M3、M5 为单人墓，随葬品数量较少。



图五 小拉哈遗址一期甲组陶片

由于靶山墓地除单人墓外还存在合葬墓，墓中又普遍缺乏陶器，因此与昂昂溪文化的墓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出土器物来看，墓中随葬蚌器和蚌壳的现象为昂昂溪、二克浅墓葬所不见。石镞与昂昂溪、二克浅墓葬同类器相比，略显有些窄瘦。单排倒刺骨鱼镖的最大特点是器身没有穿孔，与昂昂溪、二克浅随葬的穿孔鱼镖存在较大的区别。另外骨刀梗的自身特色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图四，1—5、7—15）。

根据以上比较,我们认为靶山墓地发现的五座墓葬与昂昂溪文化的墓葬不属同一文化范畴,而应单独区别开来,并视为另外一种文化遗存。为研究方便,以下暂称其为“靶山类型”。

4、傲包山遗址:位于吉林省白城地区大赉县。1962 年张忠培先生在该遗址调查时,清理试掘了三座墓葬^[13]。这三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穴较小且很浅。墓主人均是单人一次葬,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西。随葬品比较贫乏,仅见琢制石镞和兽牙项饰,不见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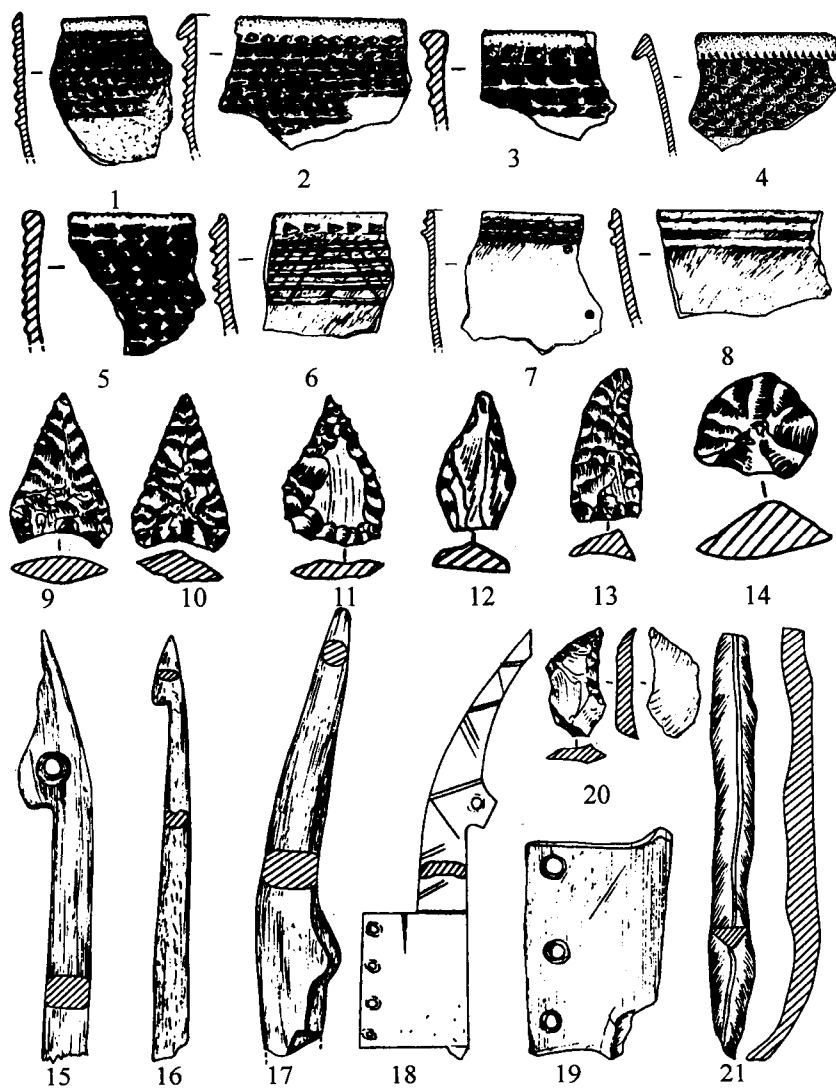
从墓葬形制、头向以及随葬品数量较少且不见陶器等方面分析,这三座墓葬的特点与靶山类型的单人墓相近,应属同一文化范畴。

5、小拉哈遗址:位于黑龙江省肇源县。1992 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共同发掘。揭露面积 1100 多平方米,共发现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第一期属于新石器时代。

由于文化特征的不同,小拉哈一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被区分为甲、乙两组^[14]。

甲组遗物全部混出于遗址晚期地层和遗迹当中,未发现原生堆积。该组遗物只有陶器一种,并且不见完整器(图五)。质地以夹砂灰褐和夹砂红褐陶为主,直口、薄壁,平底,唇不加厚。器表普遍施纹,无素面器。纹饰自口部以下分别由凹弦纹+席纹或凹弦纹+斜向戳印纹组成的复合纹饰。其总体特点与昂昂溪文化和“靶山类型”判然有别,应代表了嫩江流域另一种文化遗存。以下暂称其为“小拉哈甲组遗存”。

乙组遗存以 H3062、G3001 和 G3002 为代表,少数遗物出自遗址的晚期地层当中。该组遗存的陶器虽无完整器物(图六,1—8),但特征十分明显,主要为直口器,外表普遍施堆纹。特点与昂昂溪遗址的堆纹陶片相同。石器中(图六,9—14、20、21)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凹底和平底石镞与昂昂溪 M2 所见同类器相近。骨器中(图六,15—19)单排倒刺



图六 小拉哈遗址一期乙组遗物

1—8. 陶片 9—14、20、21. 石器 15—19. 骨器

骨鱼镖,尖端穿孔,形制同于昂昂溪 M1 出土的同类骨器,特别是昂昂溪 M1 最具特色的“大骨枪头”,在这里还发现了形制相同的完整器。所以,从遗物特点来看,小拉哈遗址的一期乙组无疑应属于昂昂溪文化范畴。

6、胜利三队一号遗址：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昂昂溪火车站东。1979 年齐齐哈尔市文管站对其进行了一次清理，发现两个灰坑^[15]。从出土的部分施附加堆纹的陶片标本看，与小拉哈遗址一期乙组比较接近。

7、黄家围子遗址：位于吉林省镇赉县坦途镇。1985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揭露面积 360 平方米，清理灰坑三个^[16]。根据报告发表的材料，该遗址的早期即以三个灰坑和遗址第 3 层为代表的遗存属新石器时代。从发表的器物标本特别是陶片标本观察，主要为直口陶器，表面施附加堆纹，素面器很少。总体面貌与小拉哈遗址一期乙组相同。

三

综合以上发掘材料，我们可以把嫩江流域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大致区分为三种不同的文化。一个是昂昂溪文化，一个是“靶山类型”，一个是“小拉哈甲组遗存”。

昂昂溪文化：是指以梁思永和路卡徐金在昂昂溪五福Ⅲ号沙丘发现的 M1 和 M2 为代表的遗存，同类遗存还包括二克浅墓地 M6，小拉哈遗址一期乙组、胜利三队一号遗址 H1、H2，黄家围子遗址 H1、H2、H3 及其第 3 层出土遗物。

从目前可以认识的主要文化特点来看，该文化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式，无葬具。流行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随葬品较少，多以石器、骨器、陶器构成基本组合。陶器种类单一，形制变化小，以罐、钵、盆为基本器类。其中尤以直口罐、圆腹圜底罐、带流盆和平底钵最具特色。器表流行附加堆纹，刻划纹较少。骨器磨制精细，制作精良，具有标志意义的骨器为单排倒刺穿孔鱼镖、曲柄骨枪头和侧边带凹槽的古刀梗。工具中以压制石器最具特点，这种石器因形体小而精细，故又被称为“细石器”或“么石器”。其器类当中主要以三角形石镞、石叶、刮削器、尖状器、切割器和石片数量最多。

总之，该文化打制技术和磨制技术均不占主导地位，而是以细石器工艺最为发达，压制技术相当成熟，器物选料严格，形制规范。骨器磨制技术精巧，出土数量较多，利用率很高。陶器生产比较落后，数量少，器类单一，造型简单。

“靶山类型”：主要是指以靶山墓地发现的五座土坑墓为代表的遗存，另包括傲包山遗址清理的三座墓葬。这类遗存目前发现材料较少，且仅限于墓葬材料，又不见陶器出土，因此整体文化面貌还有待进一步的认识。仅就现有墓葬材料来看，该类遗存除单人墓以外，还存在合葬墓。随葬品以石器、骨器、蚌器为基本组合，不见陶器随葬。合葬墓出土遗物较多，单人墓随葬品数量较少。石器中石镞比较窄瘦，石叶数量较多。骨器发达，带倒刺的鱼镖普遍没有穿孔。骨梗石刃刀，首部微翘，形制特点明显。

“小拉哈甲组遗存”：以小拉哈遗址第一期甲组遗存为代表，目前仅见于小拉哈这一处遗址。就陶器面貌而言，它与昂昂溪文化区别非常明显，因此两者不可能属于同一种文化。“靶山类型”尚未发现陶器，二者材料性质有别，因此无法进行比较。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暂将其单独视为一组，待日后材料得以丰富之后，再进一步讨论它的文化性质问题。

表一：

文 化	遗 址	特 点	年 代
“小拉哈甲组遗存”	小拉哈遗址一期甲组	直口罐，施凹弦纹和席纹	距今 6500 年左右

“靶山类型”	靶山 M1、M2、M3、M4、M5，傲包山三座墓	鱼镖无孔，石镞窄瘦，合葬墓，未见陶器	距今 5500—5000 年
昂昂溪文化	昂昂溪 M1、M2，二克浅 M6、，胜利 H1、H2，黄家围子 H1、H2、H3、第 3 层，小拉哈一期乙组	鱼镖穿孔，石镞短宽，单人墓，直口罐、圆底罐、带流盆、附加堆纹	距今 4000 年左右

上述三种文化遗存的自身特点和相关材料表明，它们应该属于不同的时间范畴，代表了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表一）。

关于昂昂溪文化的年代问题，以往并无确切的认识。1992 年小拉哈遗址的发掘，为判定这一文化的年代提供了两个测年数据^[17]。一个是小拉哈一期乙组 H3062 陶片经热释光检测，年代为距今 4000±360 年（TK353）。另一个是小拉哈一期乙组 G3002 动物骨骼经碳 14 测定，年代为距今 3688±104 年，树轮校正值为公元前 2130—1777 年（ZK—2686）。据此，我们可初步认为昂昂溪文化的年代大致处在距今 4000 年左右，很可能是目前发现的嫩江流域最晚的新石器文化遗存。

“靶山类型”的年代，应该早于昂昂溪文化。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该类型所见的单排倒刺骨鱼镖，尖端均无穿孔。而昂昂溪文化的同类骨器大部分都有穿孔。俄罗斯贝加尔湖沿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证明，无孔鱼镖早于有孔鱼镖^[18]。二是靶山墓地的人骨测年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靶山 M1 人骨的碳 14 测定值为距今 4870±80 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 5460±110 年。M4 人骨的碳 14 测定值为距今 4630±95 年，树轮校正年代为 5175±130 年^[19]。由此看来，“靶山类型”的年代范畴应该在距今 5500—5000 年左右，明显早于昂昂溪文化。

关于“小拉哈甲组遗存”所代表的年代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器物间的横向比较加以初步的分析和判定。该组遗存的陶器主要是以夹砂直口筒形罐为基本器形，以刻划凹弦纹、席纹和戳印纹为主要纹饰。从弦纹和席纹的特点来看，分别与下辽河流域新乐下层文化和第二松花江流域左家山一期遗存的同类纹饰相近。已有的研究表明，左家山一期遗存的早段和新乐下层文化的年代均处在公元前 5000 年前^[20]，其总体特征是陶器的唇部均经加厚处理。由于小拉哈一期甲组筒形罐的口沿普遍较薄，唇不加厚，因此年代可能略晚，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左家山一期遗存的晚段相同，即处在距今 6500 年左右^[21]。

以上对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三种文化遗存的区分及其年代范畴的判定，应该说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从一定程度上讲，只是确立了进一步认识问题的三个基点。因为毕竟各类遗存目前积累的材料相对较少，田野工作的规模和质量还有待进一步的扩大和提高。三种遗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更深入的认识和研究。

参考文献:

- [1]梁思永. 昂昂溪史前遗址[A].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58—90.
- [2]黑龙江省博物馆. 嫩江下游左岸考古调查简报[J]. 考古, 1960, (4): 15-17.
- [3]黑龙江省博物馆. 嫩江沿岸细石器文化遗址调查[J]. 考古, 1961, (10): 534-543.
- [4]黑龙江省博物馆. 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J]. 考古, 1974, (2): 99-108.
- [5]唐国文. 大庆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J]. 北方文物, 1990, (4): 3-7.
- [6]吉林省博物馆. 吉林镇赉县细石器文化遗址[J]. 考古, 1961, (8): 398-403.
- [7]张忠培. 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A]. 中国北方考古文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214-216.
- [8]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吉林大安洮儿河下游右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J]. 考古, 1984, (8): 689-697.

^[9]1980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还对滕家岗子地点进行了一次发掘，不仅发现了墓葬、灰坑和窖穴，还新发现了居住址，各类遗迹出土的遗物累计多达百余件。但由于材料至今尚未发表，所以具体情况并不清楚。

^[10]梁思永. 昂昂溪史前遗址[A].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 58—90.

^[11]安路等. 黑龙江讷河二克浅墓地及其问题探讨[J]. 北方文物, 1986, (2): 2-8.

^[12]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白城靶山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 1988, (12): 1072-1084.

^[13]张忠培. 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A]. 中国北方考古文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214-216.

^[14]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98, (1): 61-101.

^[15]李龙. 昂昂溪胜利三队一号遗址清理简报[J]. 黑龙江文物资料丛刊, 1981, (1): 53-54.

^[16]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镇赉县黄家围子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88, (2): 141-149.

^[17]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98, (1): 61-101.

^[18]冯恩学. 我国东北与贝加尔湖周围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三个问题[J]. 辽海文物学刊, 1997, (2): 72-77.

^[19]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白城靶山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 1988, (12): 1072-1084.

^[20]陈全家等. 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期及相关文化遗存的年代序列[J]. 考古, 1990, (3): 421-424.

^[21]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黑龙江省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简报[J]. 北方文物, 1997, (1): 34-44

A study on Three Neolithic Cultures in the Valley of Nen-jiang River

Zhao Binfu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etailed analysis on Ang-ang-xi and other sites or cemeteries in the valley of Nen-jiang River, this paper grouped those Neolithic remains which had clear stratigraphic or co-existing relationship into 3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e, Ang-ang-xi Culture, Ba-shan Type and Xiao-la-ha Group A remains, and discussed the date of this three cultures, therefore made clear the cultural contains and chronology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s in the valley of Nen-jiang River.

Key word: the valley of Nen-jiang River ; Neolithic Age ; thre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收稿日期: 2003-07-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02JAZJD780003)。

作者简介: 赵宾福 (1963-), 男, 黑龙江宾县人, 吉林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先秦考古研究。